

晉記卷二十

列傳

蕭山郭倫撰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魏文帝爲太子，沖爲文學。黃初中，出補陳畱太守，簞食縑袍，不營資產。累遷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蒙賞賜。元帝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沖博極羣書，以儒雅自娛。雖位台輔而不預世事。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而後施行。泰始初，進爵爲公。以老疾希復朝見，表乞骸骨。

武帝優詔不許。沖固辭。上貂蟬印綬。帝固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尙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

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光輔奕世，亮茲天工。朕昧於政道，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

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優游定省。明年薨，年八十六。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成。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名曰《論語集解》，奏之於朝。沖無子，徽其從子也。徽嗣爵，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

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
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
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能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
爲鄉里所重從叔吏部郎衡亦以爲不材使守水碓
歎曰舒堪數百戶長吾願畢矣性好騎射常著韋衣
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太原王乂知舒恆振其匱乏舒
亦受而不辭也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
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
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尙

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大將軍甚重之。常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有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尙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

妻皆亡。是歲表乞假還本郡葬妻。特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帝謙讓不許。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贅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宏。有詔詳之。而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山濤薨。以舒領司徒。舒有德望。其於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所得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初陳畱周震累爲諸

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後遂莫有辟者。舒辟之而竟無患。識者以爲知命。舒屢以老疾遜位，帝不許。太康七年正月朔，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舒執意彌固，乃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賜安車駟馬，几杖不朝，錢百萬。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太熙元年薨，年八十二。帝賙贈優厚，諡曰康子。混爲太

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服終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窻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太傅懿辟爲屬郡縣扶輿上道熹以母疾篤竊踰泣氏城徒還

遂遭母喪，起爲并州別駕。大將軍師召爲從事中郎，熹到引見。大將軍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大將軍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徙擊母邱儉，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出爲涼州刺史，假節領護羌校尉。久之，徙刺冀州，入爲司隸校尉。魏禪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尋遷尙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門施行馬，以清

素貧儉，復賜絹百匹。憲少有高名，歷仕數十年，家無儲積，親舊故人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子贊嗣。少子儉，歷屯騎校尉。儉子宏，少有清節，永嘉中，官至散騎常侍。

劉憲

劉憲，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邱令。憲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而口誦書，遂博通古今。清身潔已，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參大將軍昭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鄧之伐蜀也，有客

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疾世多進趣。闕廉遜。乃著崇讓論。二千言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伐吳。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尋坐子夏受賂免官。初。寔元配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類之必破門戶。盍辭之。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爲國子。

祭酒。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太安初。老疾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長沙。成都相攻。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也。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

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賜几杖。不朝。宅一區。國之大政。就諮焉。歲餘薨。年九十一。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所憩止薪水。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儉素不尙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遽退。笑謂崇曰。不意誤入卿內。

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自少及老。篤學。卷弗釋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二子躋。夏躋。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放棄。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歷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太原末卒。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畱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初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武帝置長沙獄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趙王倫篡逆，光守正，不污。倫誅齊王，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從駕討成都王，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張方逼遷惠帝於長安，百官奔散，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帝還洛陽，太弟新立，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懷帝卽位，爲尚書令，卒贈司空侍中。光兄誕。

性任放，與光異趣，嘗謂光小節，恆侮之。光事之彌謹。子韜，官至右衛將軍，爲太傅，越所誅。

鄭袤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袤少孤，隨叔父渾避難，依華歆於豫章。歆素與泰善，撫袤如子。年十七，乃還鄉里。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魏武初封諸子爲侯，袤與徐幹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遷尙書郎，出爲黎陽令。太守班下屬城，袤政爲諸縣最。轉濟陰太守。旌表孝弟禮賢，能興庠序，召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